



四書心事拾略

0712
1.6/2
4止



門 〇 七 七
1612
45

西河合集

清山毛奇齡

天字號
主人
交生
國子監
監

四書正學

卷之五

此書在而文家皆按內則往世承襲本行

此書在而文家皆按內則往世承襲本行

此書在而文家皆按內則往世承襲本行

此書在而文家皆按內則往世承襲本行

此書在而文家皆按內則往世承襲本行

此書在而文家皆按內則往世承襲本行

此書在而文家皆按內則往世承襲本行

此書在而文家皆按內則往世承襲本行

此書在而文家皆按內則往世承襲本行

此書在而文家皆按內則往世承襲本行

此書在而文家皆按內則往世承襲本行

此書在而文家皆按內則往世承襲本行

西河合集

蕭山毛奇齡

字老晴又名性

盧人宏子遠胡紹安國期

四書正事括略

五

文輝充有遠宗姬潢全輯

湯之盤

沐浴之盤也以下雜正

此襲舊註而又誤者按內則註盤承盥水器者國語註盤承盥器也故廣韻原註亦釋作頰面之器若沐則濯髮浴則洒身幾乎褻矣四書集註補云人無日沐浴者即內則記子事父母亦不過五日請浴三日具沐已非日日况請非限數也徐仲山謂古刀劍盤



孟之銘孟未有銘以盤帶稱則盤小可知故中山王
文木賦以文木製盤崔瑗大將軍鼎銘禹鏤其鼎湯
刻其盤皆貴重之器經問

駢邑三百

荀卿所謂與之書社三百而富人莫之敢拒者即此事也

駢邑三百不是書社三百書社謂里社之書版籍者
三百是三百社如魯以書社五百與衛楚欲以書社
七百封孔子類此邑三百當如左傳所云惟卿備百
邑者其為邑即周官四井為邑之邑三百邑實千二
百井九千六百家而邑之以駢名者總是三百雖仲
之為采或不止此而其奪伯氏者惟是數矣蓋邑名

不同有萬室之邑則此三百邑不穀一邑有十室之
邑則一邑又應分作三邑惟此邑以周制校則如此

補言

雖少

或作坐

四書集註補云少從無有疑為坐者况作則坐可知
矣豈立可作乎張南士云古寂輕少者凡輕其人曰
少之故有雖字若坐則何難一起而加此矜重之詞
錄經問

誄

哀死而述其行之詞也

此又誤者子路以子病請禱而病者親問則正當以

古禱禮對而對以諡誄之誄子路縱不學亦寧不少
為病者嫌乎古有禱禮有諡禮而總名曰誄誄者累
也禱者累功德以求福諡則累功德以易名明分二
禮但以累功德意同故均以累字稱之實則禱曰禱
誄諡曰諡誄故周官大祝作六詞直分五曰禱六曰
誄謂禱誄可稱誄而諡誄必不可稱禱今明日禱爾
而偏以哀死之諡誄當之可乎按說文誄禱也論語
誄曰禱爾于上下神祇是也而孔安國註論語云誄
禱篇也徐鍇曰卽尚書金縢之詞鄭司農曰卽春秋
傳鐵之戰衛太子禱于軍中是也是誄卽是禱禱爾

一句卽禱篇之文註太疎矣誄一作誄見說文一作

課見集韻總此一字

贖言

謂之吳孟子

禮不娶同姓而魯與吳皆姬姓謂之吳孟子者諱之使若宋女子姓

然者

止稱孟子則宋女子姓今日吳孟子猶宋女子姓乎
春秋書孟子卒是諱之論語稱吳孟子猶諱之乎蓋
魯祇稱孟子當時故加以吳字故曰吳是同姓而時
謂之吳孟子恐知禮者必無此此與坊記所云魯春
秋猶去其姓而曰吳同意若謂昭公自諱使若宋女
則昭公未嘗加吳字須有分曉

經問

四書正事括略

請數月之喪

王子所生之母死厭于嫡母而不
敢終喪按儀禮公子為其母練
冠麻衣練緣既葬而未忍即除故請之也

此襲舊註而又誤者據古喪服禮祇有屈于父而降
服竝無厭于嫡母而不終服者其屈于父即嫡母亦
在所屈中父在為母期是也若生母則父在厭降固
不必言然是為父屈竝不是為母屈也故儀禮喪服
篇特記云練冠麻衣練緣于五服之外專制此公
子一服解云諸侯之妾子厭于父故為母不得伸而
權制此服今明引儀禮且全錄其文而竝不知所厭
者是父而不是母已太疎矣乃全引服制而不能解

又不知與請之之意何所關會但曰既葬而不忍除
夫所謂請數月非謂不除此服也考屈厭之禮大夫
之庶子父在為其母大功士則父在為其母期及父
死而皆伸三年若諸侯之妾則又當降小功矣小功
宜五月然而諸侯貴妾視卿賤者視大夫皆三月而
葬葬即不復服矣因子制服中寓屈則五月伸即三
年之意在麻衣註云如小功布深衣則小功也練冠
而練緣註云如三年練之受飾即三年也為之請者
謂三年不伸亦應加數月以遂此小功焉耳且引經
之法胸能記憶則引文雖異其旨不忤否則必取原

文對寫之今儀禮原文練冠麻衣此麻字非衍文也上承冠字下接衣字謂以麻着冠衣之間作首經與腰帶耳此與後文朋友麻單舉麻一字而兼經帶者正同乃又刪此一字大義既乖細儀又舛如古經何經問補

白圭

名丹周人也 林氏曰按史記白圭能薄飲食忍嗜欲與僮僕同苦樂觀時變人棄我取人取我與以此居積致富其為此論蓋欲以其術施之國家也

按此白圭名丹字圭不知何處人趙註疑即史貨殖傳所稱白圭者因註曰周人且微以貨殖省賦稱之而集註遂明引貨殖傳以實其人然究有可疑者傳

稱圭本周人當魏文侯時李克務盡地力而白圭樂觀時變于是天下言治生者皆祖白圭乃韓非又云白圭顯于中山中山人惡之魏文侯文侯投以夜光之璧考魏拔中山在文侯十七年其逮孟子游梁時已七十餘年國已更三君向之初為侯者今且進為王而是人無恙尚能挾居積之術思以謀時賢而變國俗無是理矣且其人自稱曰丹未聞彼時之白圭以丹名也此明又一人不得而強合之也講餘錄

子路曰

福州有國初時寫本路下有反子二字以此為子路反而夫子言之也子路遇

丈人篇

舊儒皆云子路留言以語丈人之二子蓋卽夫子使語之也此在鄭氏後無異說者况此係後漢勒石唐人鐫版之經文從無異同可假以宋人寫本謬亂之乎且此寫本誰見之近講錄

自經溝瀆而莫之知

莫之知人不知也後漢書引此文莫字上有人字

莫之知謂無所聞于天下也與上管仲正反乃又欲增一人字四書集註補云後漢應劭奏議云昔召忽親死子糾之難而孔子曰經于溝瀆人莫之知是應劭引此文自增人字非謂論語有人字也若然則應劭無自字而字也字可曰論語并無此三字乎經問補

楊子拔一毛

列子稱其言曰伯成子高不以一毫利物是也

此與楊子何與四書集註補云禽子問楊子曰去子體之一毛以濟一世汝爲之乎楊子曰世固非一毛可濟也曰假濟爲之乎楊子弗聽近講錄

墨之治喪

莊子曰墨子生不歌死無服桐棺三寸而無槨

四書集註補云既註墨子當引墨子節葬篇棺三寸足以朽骨衣三領足以朽肉掘地之深下無苴漏則止矣此真墨子何得舍此引他人書乎且不歌不服何與焉近講錄

折枝

以長老之命折草木之枝言不難也四書正事括略

折草木之枝何用此二字見經史甚多未可故為異
 解者以二字亦典故也趙岐註折枝案摩折手節解
 罷枝也此卑幼奉事尊長之節內則子婦事舅姑問
 疾痛疴癢而抑搔之鄭註抑搔即按摩屈抑枝體與
 折義同且是不為非不能亦有明註後漢張皓王龔
 論云豈同折枝于長者以不為為難乎劉熙註按摩
 不為豈是難能正孟子之解若劉峻廣絕交論折枝
 舐痔盧思道北齊論韓高之徒人皆折枝舐痔朝野
 僉載薛稷等舐痔折枝阿附太平公主類則以非卑
 幼事尊長便屬媵諂故加為長者三字若折草木枝

即為人亦非難何必長者廣言

蹙頞頞頞也人憂戚則蹙其頞

頞豈是額頞豈可以蹙說文頞鼻莖也人凡憂戚則
 蹙鼻莖于眉宇之間即攢眉也若額則在頞上矣在
 頞上與上文疾首何異矣故吳諸葛恪傳折頞廣頞
 謂鼻根曲而額字寬正頞額之辨至史蔡澤傳魁顏
 蹙鬚鬚即頞也然且字從鼻而易頁為曷正以頁曷
 聲同而義則必在鼻也于額何與焉廣言補
 文蔚曰逸雅額鄂也有垠鄂也頞鞍也偃折如鞍
 也此分析之有形模者可勿混矣

琴張曾皙

子桑戶死琴張臨其喪而歌事見莊
子季武子死曾皙倚其門而歌事見

檀弓

此兩事皆不可據者而偏引之莊子云子桑戶死子
琴張臨喪而歌子貢往弔歸問曰彼何人者耶子曰
彼游方之外而某游方之內外內不相及者則以子
貢不識孔子不相及之人而猶是孔子弟子乎若季
武子卒在昭之七年春秋書季孫宿卒是年孔子甫
十七未知曾皙曾生與否且皙安得與季氏友此皆
荒唐之甚者况本文言狂但言志行不相掩未嘗有
狂疾如所云也講錄

告子

名不害

此見趙岐註然正義云盡心篇有浩生不害趙疑卽
告子因謂告子姓告名不害浩生其字也及註浩生
不害則又曰浩生姓是告子一人不害又一人趙尚
首鼠此焉得襲其說而以不害名之講錄

丘隅

岑蔚之處

此襲禮註而又誤者丘隅丘之陬也謂丘之曲處與
詩文丘阿丘側竝同蓋屋有四阿房有四隅山之隈
曲每類之故孟子虎負嵎嵎註山陬以嵎卽隅也若
岑則巖險不是丘蔚則木盛不是隅分觀瞭然臆言補

諒陰

天子居喪之名未詳其義

卷五

此居廬也。鄭康成曰：諒，古作梁。陰亦作闇，即廬也。所謂梁闇者，以倚廬之製，但倚木于墻而不加梁。惟天子則梁之禮云：翦屏而柱楣，此其義也。講錄

百乘之家

有采地者也

此襲舊註而又誤者。四書集註補云：問大夫之富曰：有宰有宰，則有采地矣。凡再命之大夫，皆然。未有百乘之家而祇稱有采地者。漢刑法志云：一同百里，提封萬井，定出賦六千四百井，戎馬四百匹，兵車百乘。此卿大夫采地之大者也。不止有采也。

費惠公

惠公費邑之君也

邑宰原可稱公。如春秋齊棠公、楚申公，類然。終是都邑之君，不過諸國大夫下一屬長耳。何得曰小國之君？且何得曰非惟百乘之家為然？反于大夫有進等也。况費與成、郈皆魯巖邑，正三家所屬，乃直駕孟獻子而上之大，無理矣。按費本國名，呂覽慎勢篇謂：分國較大小，海上有十里之諸侯，無非以大使小，以眾役寡。故曰：以滕費則勞，以鄒魯則逸。夫以封建大小較國勞逸，而其首稱者曰滕費，則費本春秋戰國間一有名小國。惠公是國君，非邑君也。又費一作鄴，或

曰。卽。嬴。姓。伯。翳。之。後。本。附。庸。與。顓。臾。鄒。邾。同。類。經問

慎子魯滑釐名慎子

集註不著慎子所出惟趙註謂慎子善用兵者而正義據史記謂卽是慎到趙人與田駢彭蒙淳于髡輩皆稷下客故與孟子相往來且其人卽禽滑釐本墨子弟子墨子守宋城時所云公輸子欲殺臣臣弟子禽滑釐等三百人皆持臣之器登宋城以待楚寇者正與趙註善用兵之語相合遂羣然以慎到禽滑釐合爲一人考慎到本名家者流劉向曾定慎子有四十二篇不善兵法且旣已名到何得又名禽滑釐又

且諸書無或言慎到師墨翟者古者重名而輕氏或者慎子本是禽滑釐而姓氏別出如展禽之氏柳下類是以漢高誘註呂覽謂禽滑釐一氏籥名滑則旣可氏籥安見不可更氏慎特非到耳講錄

文釐曰莊子天下篇旣列墨翟禽滑釐而又列宋鉞尹文子田駢慎到于其後則到與滑釐定非一人且禽滑釐學于墨子索盧叅學于禽滑釐諸書皆有之而獨無慎子近作四書考者謂慎子名到魯人學墨子弟子禽滑釐之術尤無據之言

宋脛宋姓脛名按莊子書有宋鉞者禁攻寢兵救世之戰上說下教強聒不合疏云齊

四書正事括略

卷五
宣王時人以事考
之疑卽此人也

宋經卽宋鉞經與鉞字音相同此不必疑者故荀子
非十二子篇中及宋鉞唐楊倞註云宋鉞宋人與孟
子尹文子彭蒙慎到同時孟子作宋經與鉞同口莖
反講錄

敝蹠蹠草履也

蹠是屨不是草屨國策猶釋敝蹠漢郊祀志去妻子
如脫蹠皆註云蹠蹠屨同字屨也若草屨是屨左傳
屏屨資糧釋各草屨曰屨是也又作非曾子問不杖
不菲陸氏釋文謂非卽屨是也與蹠不同講錄餘

僉我后后來其蘇此商書仲虺之誥文也

僉我后后來其無罰已見前篇

后來無罰是商書太甲篇文與仲虺之誥后來其蘇
別是一篇乃云見前篇誤講錄

詩小雅棠棣之篇

此中庸所引妻子好合章文是小雅常棣篇集註以
常作棠初以為必坊本所刻以形聲相近偶致誤耳
及遍考諸本皆然則又改字矣按棠與棣是兩木並
無合稱棠棣者小雅常棣逸詩唐棣皆是棣木而總
名移其分兩名者則常棣白移唐棣赤移卽其實似

李較小然亦分赤白爾雅疏所云子如櫻桃者則白
移實也陸德明釋文所云子如郁李今人呼麥李者
則赤移實也若棠則名杜杜說文牝曰杜牡曰杜爾
雅疏則白曰杜赤曰杜而總名曰棠其實似梨而較
小與棣不同自集註棠棣誤名一出而奉作金科至
有呼郁李為棠反呼棠梨為棣者不特棠棣亂即梨
李亦亂朱子極尚格物使其知此弊則引手即了必
不至此講餘錄

文釐曰采薇詩彼爾維何維常之華註云常常棣
也則棣可單稱常者常即是棣名何可以棠字亂

之

不得罪于巨室麥丘邑人祝齊桓公曰願主君
此事見晏子春秋是麥丘封人祝齊景公者劉向作
新序誤以此移之桓公而集註又承其誤而又誤之
一誤堪再誤乎

蘧伯玉寡過

化

莊周稱伯玉行年五十而知四十
九年之非又日行年六十而六十

考莊子竝無五十知非之文祇云蘧伯玉行年六十
而六十化未知今之所謂是之非五十九非也其後
言孔子亦如之大抵謂人生善遷六十即變未審今

六十之所謂是不即前五十九之所謂非也非不是
 過知非不是改過且是旁人知是非非已知是非且
 是六十知五十九非五十知四十九又且伯玉孔子
 皆六十化不是伯玉一故事惟淮南王安誤讀莊子
 有蘧伯玉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非語而集註襲之
 且不云淮南子而云莊子誤又誤矣今天下皆認是
 伯玉事且直以知非為五十典故嗟乎冤至此講錄
 當暑袵絺綌必表而出之袵單也必表而出之謂先着裏衣表絺綌
 而出之於外欲其不見體也詩所謂蒙彼絺綌是也
 孔安國曰暑則單服絺綌必表而出之者加上衣也

正義曰暑單服絺綌必加尚表衣然後出之為其形
 褻也則是袵絺綌者謂絺綌單服在內也若先著裏
 衣則不單矣必表而出之者謂有表衣出其上也若
 絺綌在外則絺綌表衣非表衣絺綌矣且蒙彼絺綌
 是借老詩文非謂先著展衣後蒙絺綌也周禮六服
 有展衣即表衣也凡服絺綌必用展衣出其上所以
 見君父併見賓客者故絺綌在周禮原名素紗而展
 衣以丹縠為之素紗之上冒以丹縠正與單絺加表
 衣互相證明而乃以鄉黨此註并詩文而亦謬解之
 古人說一經而羣經皆通今第註鄉黨而頓使周禮

毛詩各相扞格如之何講錄

為諸侯憂之諸侯者謂附庸之國縣邑之長

附庸或可稱諸侯若縣邑之長則稱都君縣君邑大夫庸有之未聞有稱諸侯者集註疑此諸侯與上文諸侯不同上文游豫指天子故為諸侯度可為五等諸侯所法則此方命虐民實指諸侯則為諸侯憂當降等矣不知此亦誤解者所云方命非如註所解逆王者命也趙註原云違先生之命一曰先王則後王與諸侯同在中矣且不特趙註本文不又曰先王無流連之樂荒亡之行乎夫以放命虐民流連荒亡者

而總以行不行歸之先王則此諸侯者仍是天子之諸侯不必諸侯下又諸侯也况為諸侯憂向使後王佚遊則為諸侯患諸侯自佚遊則諸侯自為患逸樂死亡亦可憂事也若曰諸侯下又有諸侯則封建以來總無此制也講錄餘

五十而慕者言五十者舜攝政年五十也

五十猶慕祇言其慕之久不必以攝政作五十註脚况五十攝政據史本紀舜年三十徵用五十攝政又八年而堯崩語此原有誤者據尚書舜生三十徵庸三十在位然而此三十年中有歷試三年書所稱詢

事考言三載者有攝相二十八年書所稱受終以後
二十有八載者是受終攝政在歷試三年以後二十
八載以前先儒所定舜以三十三年攝帝位者此是
書正文非如世本帝系古史考帝王世紀之可以造
異聞爭各見也且朱子既註孟子自當以孟子文為
主孟子曰舜相堯二十有八載明明以攝政甚早越
廿八年而堯始崩與尚書之二十八載帝乃殂落正
合乃反據五十攝政八年而堯崩之語以註孟子尚
書已矣於孟子何居講錄

文釐曰三十在位據尚書歷試三年攝相二十八

年已有三十一年似乎不合故孔安國謂歷試祇
二年以三十徵庸之年即當歷試之第一年謂歷
試從登用始也如此則以二年合二十八年恰是
三十不然歷試三十三舜當以三十四攝政多一
年矣講錄

舜相堯二十有八載昔者舜薦禹于天十有七

年

楊氏曰此語孟子必有所受然不可考矣

舜相堯已見前一條矣若舜之薦禹則尚書舜生三
十徵庸三十在位不又云五十載陟方乃死乎舜以
六十即帝位又五十而巡狩以死然而大禹謨載薦

禹詞曰朕宅帝位三十有三載耄期倦于勤汝惟不
怠總朕師則以五十年帝位而其薦禹時適三十三
載非十七年乎是孟子此文皆典謨文也

必得其壽 舜年百有十歲

以是知中庸註舜年猶是誤者舜以六十卽帝位又
三十三年而薦禹攝相裁九十三耳而自稱耄期禮
九十日耄百年日期願惟九十有五則始兼耄期之
間故尚書正義謂舜服堯三年喪畢避堯之子而後
反而卽帝位則所云三十三者雖在位祇此年而齒
則九十五矣以九十五而加以十七是百有十二非

止百有十也况書舜典註亦明曰凡壽百十二歲不
得減去二年也 講錄

文釐曰百有十歲亦本之尚書六十卽位五十乃
死之語然忘却如喪考妣三載則以服喪避位之
年而混之五十帝位中不可訓矣但服喪三年而
祇饒二年者正義謂帝之殂落卽以二十八載之
年爲第一年而二十五月而已畢喪則祇得二年
若竹書謂帝堯以元年丙子卽位越一百三年至
巳未而舜始卽位則于畢喪時增出一年然亦宜
從書註不從竹書者以服喪不得越四年也如曰

四書正事括略

朱

百十舉成數餘年可省則何不舉百年成數而于一十併省之乎

西喪地于秦七百里

惠王十七年秦取魏少梁後魏又數獻地于秦

正義據史記年表周顯王十五年秦與魏戰元里斬首七千級取少梁此與魏世家惠王十七年與秦戰元里秦取我少梁恰合然商君傳曰秦孝公遣衛鞅將兵伐魏襲虜公子邛魏割河西地以和遂去安邑而都大梁是因敗而割地未嘗數獻地也乃云後又數獻地于秦考之魏獻秦地皆不在惠王之世惟襄王五年獻秦以河西之地七年又獻上郡地至昭王

六年直獻秦以河東之地方四百里是數次獻地皆屬惠王身後事豈有明明生人可得豫舉身後事而且曰及寡人之身者吾不解也

講錄

南辱于楚

又與楚將昭陽戰敗亡其七邑

此則更可怪者惠所陳三事東西甚明惟南辱不可考故趙註正義俱無所解此又公然以楚將昭陽之戰當之考昭陽攻魏在梁襄十二年魏世家所稱楚敗我襄陵者而在楚世家則又云懷王六年楚使柱國昭陽將兵而攻魏破之于襄陵得八邑則此襄王事與惠王何涉且楚得八邑魏何得止亡七邑不謂

止一註而一誤再誤竟至如是講錄

文。蓋。曰。史。年。表。楚。懷。王。六。年。實。魏。襄。之。十。二。年。特。
註。曰。取。魏。襄。陵。則。與。楚。魏。兩。世。家。俱。昭。合。矣。祇。集。
註。之。誤。不。知。何。據。或。者。以。惠。王。十。九。年。有。諸。侯。圍。
我。襄。陵。一。事。從。此。相。溷。特。諸。侯。非。南。楚。圍。襄。陵。非。
破。襄。陵。且。是。圍。邑。非。得。邑。安。得。以。襄。陵。二。字。偶。同。
遂。以。後。王。當。前。王。以。二。十。餘。年。後。之。事。移。之。二。十。
餘。年。之。前。恐。偶。溷。不。至。是。矣。若。以。八。邑。作。七。邑。則。
前。亦。有。知。其。誤。者。惟。此。則。所。係。者。大。耳。
四。書。集。註。補。云。國。策。楚。使。景。舍。救。趙。取。魏。睢。之。間。

此辱楚實錄

紂去武丁未久自武丁至紂凡七世

按。武。丁。至。紂。凡。九。世。殷。紀。武。丁。祖。庚。祖。甲。祖庚廩辛
庚。丁。廩辛。武。乙。太。丁。帝。乙。受。辛。是。也。今。曰。七。世。假。謂。
祖。甲。與。庚。丁。是。兄。弟。不。列。數。內。則。古。立。君。法。曰。一。世。
一。及。世。者。父。子。相。繼。為。一。世。也。及。者。兄。終。弟。及。也。兄。
弟。似。無。稱。世。者。但。世。數。之。世。祇。以。一。君。為。一。世。世。是。
世。及。亦。是。世。不。觀。七。世。之。廟。乎。有。天。下。者。事。七。世。前。
為。創。世。後。為。繼。世。然。而。兄。弟。祖。禰。叔。姪。昭。穆。極。其。顛。
倒。而。總。名。之。為。七。世。是。以。國。語。于。此。亦。明。云。帝。甲。胤。

之七世而殞夫以祖甲至紂謂之七世則加武丁祖
 庚為九世有顯據也若謂自武丁至紂前後兩人可
 不列數內則自即由也由湯至武丁而謂賢聖之君
 湯丁無與可乎且殷紀明云自中丁以來至帝陽甲
 比九世亂其云九世未嘗舍中丁與帝陽甲也事不
 考古而欲註書舉筆即誤矣廣言補

居簡行簡

家語記伯子不衣冠而處夫子譏其同人道于牛馬

家語並無此文此見之劉向說苑而又誤引者講錄

有私淑艾者

若孔孟之于陳亢夷之是也

陳亢因誤讀馬融註疑為子貢弟子此疎忽之可笑

者見前卷

今復認實作私淑人何私見之悞如此近錄

傷廉傷惠傷勇

林氏曰公西華受五秉之粟是傷廉也冉子與之是傷惠也子

路之死于衛是傷勇也

子華使齊是子為司寇時以魯事見使其請粟與粟
 少有贏縮皆宰臣小失于取與無預也見前卷今又堅
 持已說強作故事以罪之冉有已耳子華不曾受五
 秉而坐以無妄孔融有母當必起而爭之矣若子路
 死事則趙鞅蒯躄播禍不淺春秋所深誅也縱論世
 不明未敢輕斷則先聖已事亦當一考夫子在衛未
 嘗禁路之入仕及其死而且哀哭之而宋人必以此

為聖門罪此何說焉卷五 經問

大學曾子其傳十章則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也

大學無經傳此固不及辨矣若曾子作大學則自漢迄今從無是說以禮記四十九篇較之子思作中庸公孫尼子作緇衣荀卿作三年問呂不韋作月令檀弓作檀弓漢文博士作王制河間獻王諸生作樂記曾子無有也以七十子所作書考之自子夏作詩傳喪服傳外有漆雕子十二篇宓子十六篇芊子十八篇王史氏二十二篇甘子十六篇子夏弟子李克七篇宓子弟子景子十二篇公孫尼子二十八篇曾子

無有也以曾子所傳可見者計之有孝經一篇立事本孝等十篇曾子問一篇他無有也獨朱子一人曰曾子作大學及或問何據則又云無他佐驗意其或出之先民之言故云則亦自言非曾子矣且自言無佐驗矣乃朱子自言非曾子無佐驗而人之附朱子者必曰曾子曾子至明嘉靖間有巧為作偽者造為魏政和大學石經本出于甬東豐坊海鹽鄭曉許仁卿家云魏政和中詔虞松考正五經令衛覬邯鄲淳鍾會等以小篆八分刻之于石謂大學是子思作賈逵有言孔伋窮居于宋作大學中庸揣其意以朱子

謂大學本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今曾子既無可據
當得一曾子門人可以借所記以實其說子思曾子
之門人也史記記子思作中庸焉知不又作大學因
之競傳其書泐至萬曆甲申年南京戶曹郎唐伯元
直上其書請頒布學宮而神宗疑之寢奏不行然猶
有石刻本裨海續本宋氏大學居疑本傳世不絕幸
其人無學動多敗漏如魏史政始中原有虞松較經
邯鄲淳鍾會作書勒石之事然是政始非政和也政
和者宋徽宗之年也且祇有邯鄲淳鍾會而並無衛
覲衛覲者衛瓘之父與虞鍾不同時經典稽疑謂據

瓘傳覲以太和二年死時虞松年十五鍾會裁五歲
是也然且請頒之疏有云此本虞松受之賈逵逵與
鄭衆皆各有論說而逵本獨行按漢魏有兩賈逵一
在漢熹平間受諸經者一在魏政始與虞松等同校
石經若前賈逵則去松等遠不及授受而在後賈逵
則又焉得有鄭司農同解大學之事此狂詆也乃從
來作偽駟詐百出又且尋聲捉影黠于校計聞此作
偽先創于宋人玉溪盧氏名孝孫者于大學孟獻子
節註云獻子嘗師子思明義利之分故能知絜矩之
道正以子思曾子師弟淵源特借孟獻子以明曾子

作大學之可影響也。然而世仍有讀書者明儒陳晦伯著問辨錄云：獻子立于文公十四年去子思百有餘歲，論語載曾子論孟莊子之孝，猶曰聞諸夫子，則卽獻子之子而在曾子已傳聞矣。盧孝孫不讀左傳，亦當讀論語，祇以胸多曖昧而奔陋無識，遂至如此。然而大全特載其說卷首，且大標曰玉溪盧氏卽今附和重刻本，亦不敢去嗟乎哉！請世有目者一啓視之。

大學証文
講錄

不日成之

不終日也

豈有一日成一臺者？四書集註補云：此如唐太宗謂

不日瓜剖。李德裕謂不日有變之類言，不計日也。如國語引此詩韋昭註：不課程以時日，正同。

近錄

麋鹿

麋鹿之大者

鴻爲雁之大，麋豈是鹿之大乎？四書集註補云：據爾雅，麋之種類有麋、麇、麕、狄四名，而非鹿之種類有麇、麇、麇、麇四名，而非麋。故舊稱麋陰獸，冬至角解鹿，陽獸，夏至角解麋。澤獸形大而角枝向後，鹿山獸形小而角枝向前，今欲合爲一難矣。春秋哀十四年逢澤有介麋，介者大也，謂麋之大者也。若麋是大鹿，則介麋者大大鹿矣，豈有此理。

近講錄

文。鷲。曰。說。文。麋。鹿。屬。从。鹿。米。聲。冬。至。解。其。角。武。悲。切。然。又。曰。大。曰。麋。小。曰。鹿。初。解。之。謂。麋。體。大。鹿。體。小。猶。郎。瑛。云。澤。獸。形。大。山。獸。形。小。非。謂。同。是。鹿。而。分。大。小。也。及。按。說。文。原。本。則。並。無。此。六。字。豈。又。附。會。之。徒。增。入。之。耶。然。滋。懼。矣。

外丙二年仲壬四年

程氏曰古人謂歲為年湯崩時外丙方二歲仲壬方

四歲惟太甲差長故立之也

程氏好撰造畷叵信且不顧事理外丙仲壬以太丁早卒繼湯而立一二年一四年在史記諸書載之甚明書稱太甲居憂者漢志所謂服仲壬喪也若是年

齒則從來序年無先幼後長先二後四者今丙二壬四則仲壬為外丙兄矣况世本世紀皆謂湯年百歲若九十七生仲壬九十九生外丙不又笑話乎

講錄

屨無夫里之布

周禮宅不毛者有里布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鄭氏謂不種桑麻使出一里二十五家之布民無常業罰之使出一夫百畝之稅一家力役之征也

本文是夫里之布夫里皆是布故總承之字若謂里是布夫是役粟則夫字當句不成文矣考周禮閭師凡無職者出夫布布泉也謂一夫之口率泉即今丁錢也載師凡宅不毛者有里布謂使出一里之口率泉則不止一家也一夫一家一里二十五家也夫猶

是口稅而罰有輕重祇以無常職者例有他罰而不
 種桑麻則罰止此數乃其後凡遇民塵不問有常職
 已種桑麻而概以是取之故曰民塵當無之是此無
 者無夫里兩布孟子本文顯然而周官司徒又明有
 夫布里布而舍此不引反引屋粟夫家之征以亂之
 夫旅師掌屋粟均人掌夫征塵人掌市布各有職掌
 卽載師連載亦且三罪三罰並不相混屋粟夫征特
 罰案有是耳今但斷以布又安得并案及此問經
 文釐曰此在註疏總不能解惟鄭註稍有分別或
 問鄭夫布與夫家之征其異何如鄭答夫布是算

斂夫家之征是田稅是鄭亦明以夫屬布與夫征
 異矣既引周禮并鄭註而又誤則意外耳
 文輝曰正事如此尚多未盡况義理則又十倍于
 此者但正不先彼而先此一則有待一則重有憂
 患凡註所引據動輒有礙每有註一經以誤數經
 者如易十年乃字字者乳也卽孕字也此在虞翻
 荀爽解易與許慎徐錯輩引易解字彼此皆然乃
 註作許嫁曰字此由誤讀曲禮女子許嫁笄而字
 語因彼誤此然而曲禮字是名字生而命名許嫁
 則字非謂許嫁曰許嫁也乃附和之徒以兩經俱

誤無所托足乃抑虞荀易而改字書之引說文者
去易十年字乳語而增許嫁曰字于其中且又取
六朝誌銘偶及女嫁者改作女字而至于士昏禮
有女子許嫁笄而醴之稱字語今刻儀禮經傳者
改稱字作以字六經焚矣獨不思曲禮前文有男
子二十冠而字語將毋男子亦許嫁乎此則大當
憂患者也因先之以急告天下之有學者若義理
則註每欲規夫子之失往有微詞如聖門言學兼
誠意脩道與詩書禮樂為言而朱子認作兩學在
大學學字則認作詩書禮樂謂之窮理在學而學

字則又認作誠意修道謂之明善實則窮理明善
雖分兩學而窺其用意不過以格物致知與盡心
知性通歸之一旦豁然與知天命之所以然此正
佛家之所謂妙明覺性者朱子倡其說而不敢言
乃于學而開卷直提覺字且直提覺性字曰人性
皆善而覺有先後夫學作覺解謂學兼教義以所
覺而覺悟人即謂之學乃學不訓教而反訓作效
則覺非學矣即孟子先覺後覺與先知後知等亦
非性也乃以後覺效先覺而總承之覺性之先後
則先後覺皆性矣聞之佛名如來以先覺為如後

覺為來合名覺性朱子口關佛何以有此及觀其語類有云禪家一棒一喝却掀翻了也得个快活學而時習之看來好支離又云如今不敢說時習須看得見那物事方能時習看見物事者覺也一捧掀翻者亦覺也朱子于大學顧註節曰只是照也然後知覺性之註實暗下微詞所以救夫子之失者也此安可不即正也况其他微詞正多也遠宗曰朱子註經似乎疎忽然王草堂考其事自三十四註論語要議四十八註論孟集註後至七十一猶改大學誠意章而卒黃直卿云朱子一部

論語直解至死則又未嘗疎忽矣且其集註成時自言其書如秤上稱來不高不低增減一字不可得然則何以又改纂至死不可解又曰王草堂曰朱子云大學鄙說陋處不少大抵本領不是只管妄作自悞悞人深為可懼又云大學解而今自謂穩矣只恐數年後又見不穩又云中庸中和等說近細思之病敗不少理固未易窮然憤憤如此殊可懼又云中庸解不能無謬誤叔度欲傳錄此非所以愛者但恐緣此流布不能不悞人耳又云論語屢改不定却與或問前後不相

應又云論語註為朋友傳去且不告而刊及知已不可收矣其間多所未穩然悞看讀又云初解孟子時見自不明隨著前輩說不得其要者多矣然則朱子自知固若此人何必曲為諱之熊愚齋云學問之道是是非非毫釐不容差謬朱子言可信則不當與之背馳如不可信則背之可也此真學者之言

補由也嘑嘑粗俗也

子路粗或有之何至于俗且嘑字從無粗俗之訓舊註子路失于嘑嘑亦作嘑嘑玉篇廣韻皆以嘑字作失容解故正義謂子路性行剛彊嘗失禮容謂之嘑嘑增韻曰嘑嘑不恭是也又王肅云嘑者剛猛之貌大抵是書分三對柴參愚魯是一對師由辟嘑是一對回賜屢空貨殖是一對其辟嘑之對正謂一修容一失容也兩兩對照天然湊合天下有字義明而經義並明者如此講餘錄

文蘆曰史記弟子傳註引鄭立日子路之行失于

吸。嗙。是。嗙。字。釋。詁。祇。有。剛。彊。失。容。一。義。而。並。無。粗。俗。可。知。矣。乃。今。作。字。書。者。以。剛。彊。粗。俗。連。入。之。又。不。明。指。為。何。人。之。說。字。學。尚。可。問。乎。

藁裡藁土籠也
裡土舉也

土籠卽土舉皆昇土之器二器何得復出且二器俱祇昇土則起土掩覆又是何物此又誤矣舊註藁裡籠重之屬實以籠訓藁以重訓裡謂以土掩尸則必反裡以起土反藁以棄土所謂反藁裡也蓋藁盛土草器集韻作塚說文裡重也司馬法周輜輦載裡周禮註裡今鐮鋏之類兩器不同講錄

文。蠶。曰。說。文。引。齊。語。以。相。為。徒。土。輦。相。與。裡。通。其。稱。土。輦。或。以。此。然。相。字。是。相。字。別。出。究。與。裡。別。且。俗。語。不。可。據。又。且。既。已。有。藁。則。祇。此。土。耳。何。容。連。設。兩。等。器。以。徒。之。

附問梓匠輪輿梓人匠人木工也
輪人輿人車工也

張二監彬文問考工記凡工有六祇攻木攻金攻皮與設色刮摩埴埴六名並無車工卽攻木之工七已該有輿輪弓廬匠車梓七名又並不別出車工在七工外不知集註何據以木工車工分作二者曰孟子祇稱梓匠輪輿而集註增四人字曰梓人匠人輪人輿

人。則。所。據。者。直。考。工。耳。乃。考。工。以。輪。人。輿。人。與。車。人。
 並。稱。各。分。其。職。雖。輪。輿。亦。統。名。車。而。車。人。則。祇。司。各。
 車。之。長。短。曲。直。兼。斧。柯。耒。耜。之。制。以。與。攻。木。之。工。七。
 人。相。等。乃。欲。獨。稱。車。工。以。推。作。輪。輿。之。長。官。恐。無。此。
 事。或。曰。孟。子。凡。稱。人。如。弓。人。函。人。匠。人。庖。人。廩。
 人。類。俱。與。周。官。相。合。此。四。工。總。是。木。工。亦。總。可。稱。人。
 特。不。宜。添。一。車。工。耳。

